



滇
繫

ル 5
3254
31



門 几 5
3254
31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十五冊

陳士驥

南安人順治庚子舉人

郡伯盧公去思碑

闕禎兆

淮提閣碑

王立憲

建水人康熙丙子舉人官主事

開巖洞碑

滇繫 八之十五

藝文目錄

昭和十七年
六月三日

何其偉

趙總兵紀功碑

趙城

三節祠碑

倪蛻

馬烈女碑

王思訓

廬山秀峯寺碑

彭敬吉

趙州人乾隆丁巳進士永昌教授

重修大海子碑

李因培

楊文定公學庸講義序

萬以敦

阿迷人乾隆乙丑進士山陰縣知縣

儀禮易讀序

趙士麟

選舉論

萬友正

阿迷人乾隆壬申舉人泉州府通判

普名聲論

錢 澧

光武論上 光武論下 王祥論

楊履寬

馬援不與雲臺論 慕容恪論

闕太和

通海人乾隆甲午優貢

留侯論 梁孝王論

倪 蛻

駁論

劉 彬

永北人布衣

王猛論 謝安寇準論 佛教論 道教論 蘇秦論

晉武帝平吳論

徐昭受

管仲子產優劣論

丁亦翼

彌勒人乾隆戊申舉人

書梁鴻論後

趙士麟

郊祀考 樂律考

倪 蛻

魁星考 揖拜考

楊履寬

采繁詩考

王藩

古文尚書考

趙士麟

平定漠北頌 與宋中丞書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陳士驥楚雄郡伯盧公去思碑

古今之天下所恃以相維於不敝者惟此忠孝之氣而文章事業則其表見者歷考前史如渤海潁川循良卓越矣而著作不彰嘉州蘇州輩風雅絕倫矣而治績不稱於後世則兼之者難也我郡伯盧公世以忠孝傳家太先生亨一公樹幟詞林嘉謨讜論顯爍人耳目及巡撫湖南清德著於當時豐功垂於奕世迄今讀長沙諸奏疏與悅安堂詩草忠孝至情溢於言外未嘗

滇繫

八之十五

藝文

不慨然想見其爲人公爲亨一先生家嗣幼承家訓不以門第
驕人雖世襲軒冕而布衣韋帶處之泰然故筮仕畿輔若交河
若清苑若畿西捕盜司馬以迄新安刺史所至興利除害卓卓
著功業而確乎不拔之操初終一致歲丙戌來守威楚郡當西
池衝要地瘠民貧日奔走於車塵馬迹間且兵燹地震之餘瘡
痍未息所期望於賢守者以其能欽恤我殘黎無胥戕胥虐務
德化而刑不黷也以其能念田家作苦輕賦斂禁科派俾相安
於耕鑿而婦子甯也以其能輕車減從卽往來差役不徇情面
濫給夫馬柴草鄉總無由借事生風以蠶食我下戶也以其能

除計口授鹽之害捐月規減鹽價而窮鄉僻壤陰受其賜也
以其能矜商恤賈稅課從輕往來之行李不解塗不嗟而市不擾
也以其能取才生童而教誨之作育之建義學修書院置義田
俾爲肄業之需月課有資而蒙養攸賴也以其能維持風氣不
借科歲兩試爲射利之媒情分不干而真才務拔也以其能重
賓興大典捐清俸慨給各屬科舉拜遺才亦沾其惠心公而澤
溥也以其能念切痼瘼置義田於六屬以賑困乏而孤寒不致
歎於化離也以其能協和同城將佐上不諂下不瀆兵民相安
於無事而枹鼓不驚也以其能表正僚屬剛不吐柔不茹官箴

肅而庶事康也以其能闡幽發微敦節孝崇正學黜異端明倫
講讓躬行之化潛孚於鄉國也以其能聽訟明允寬不失於縱
嚴不近於苛事至立判吏胥奉法惟謹案無留牘獄無冤民也
乃以我公拊循之一一皆有以愜其願用能使荒殘之黎庶喁
喁向化而治績迄於有成蔬食菜羹泰然自適雖古人懸魚瘞
鹿之節何多讓焉此尤德之基而敷政甯人之本也公餘則下
筆千言立就尤長於諷咏清俊雄健至操觚運腕鐵畫銀鉤風
姿搖曳惟公忠孝根於至性隱微獨知之地第恐一念稍疎一事
偶忽無以報 聖朝簡畀之重隳家聲而遺先大中承羞其植

根者厚故發於文章聲大而遠見於事業澤溥而悠要皆忠孝
之誠所蓄而彰焉者宜其名譽播於當路而閭閻佩德不忘也
戊子夏督撫知公賢交章特薦移守廣西以廣邊關重地鎖鑰
非公不可報甫至闔郡倉皇莫措士罷業賈罷市工罷肆農輟
耕於野各屬不期而集者數千人環府衙而泣持土甃闔其門
復將各城門掩閉羣聚相守時聞嗟痛聲若嬰兒離慈母狀卽
三營武士不遑甯處恐莫我肯留既而督撫檄方伯劉公別駕
楊君縣令徐君星夜赴楚士民懼奪我公誼聲徹通衢兩君再
三安慰及得藩司檄述督撫念民情有留公意不禁幡然喜曰

公留矣公留矣越三日聞赴省士民擁公車前抵會城擁街塞巷匍匐督撫轅門道旁觀者多歎息泣下兩臺洞悉輿情以薦章去遠借寇一年復溫語遣歸是舉也於以見直道在人心無殊三代居數月廣西命下諸父老仰天浩歎聚而言曰公飲冰三載心勞撫字惠我羣黎而與人之頌僅託空言是謬嘉德於草莽也是佩德不忘而有違心也公嘗與賢士大夫登高覽勝問民間疾苦晴嵐翠壁之下乃公所憩因謀諸紳士勒石峨峯之陽以媿甘棠遺愛屬余紀其事余謂公之奇才偉績已見知於

聖天子行將膺不次之選維屏維翰著績旂常垂休光而照後世片石之勒甯足爲公重矧公視天下民猶楚民譬諸膏雨潤物隨地而施不自以爲功民雖頌禱公何慰焉迺楚民之愛之深而慕之切惓惓不能已者蓋將謂炎荒萬里至於後人耳目所不及一睹茲石莫不低徊俯仰想流風餘烈頌美不衰俾聞風興起者紹芳規宏駿業續遺愛於無窮庶幾楚民厚幸哉庶幾楚民厚幸哉

能從空處著筆與獻諛貢媚者迥然各別結處借往者以風來者尤得立言之體○盧公名詢後陞布政使奉天人

闕禎兆重修雲龍山準提閣碑

臨安佳山水雲龍其一蒼秀挺拔蜿蜒郡之西北分派甚長其上碧瓦丹檐照耀霄漢而茲山之最則在準提閣敞不侵風幽不蔽景泉水通廚花香匝徑鮮白老人主方丈五十餘年與嗣法孫如岱重修舊蹟前之樓擴其寬者若干丈後之殿增其高者又若干丈客堂左祖庭右僧寮香積秩如翼如考創閣之師祖純圓池時前明天啓初也予少壯登臨偶留題詠老而始知其概蓋天地之所以不息驗之山川山川之所以靈長驗之人物廉靜敦樸之氣積而日茂巧纖浮競之習鑿而日凋故其發

之盡不如其蓄之深眉山蘇氏記妙觀堂以妙事則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舉天下事都歸幻相得無賢智之過耶聖人之道昭若日星朝廟行之而雍穆草野行之而和平士大夫行之而彝倫敘方外侶行之而作息安一日無聖人之道不可以一日一人無聖人之道不可以爲人鮮白徒衆之於準提閣抑亦以道中人行道中事也特是緇流出世間法與入世間別君臣父子之懿聲名文物之盛入世間之道有什伯於出世間者而乃聽其廢墜可乎哉則坊表前修扶植名

教所望於有如鮮白之堅心恆力者斯可矣

王立憲開建水巖洞碑

少保大司馬西林鄂公奉 命來制斯土視三省如其家雖邊方異域事苟有濟於民不爲不已爲之不底於成以不朽於後世不已臨安乃古昫町國崇山大澤宅其中長江巨河環其外每夏秋溪漲四望如海故以建水名水大能利民而亦能害民者莫甚於瀘江其發源則始於石屏之異龍湖合塌冲象冲暨六河九沔諸水皆會於瀘以奔赴巖洞巖洞者所稱石巖山之水雲門也瀘水從衆流來合東至於巖洞伏流十餘里出阿迷

入盤江以爲歸宿而石磴嶙峋縱橫洞口細流則峽道曲入洪濤則湍波四潰石埂截中流十有三重必伐石鑿堦使無壅遏順流而下則水利興水患可息自少保公至召我郡縣告之曰瀘水之患溢臨境巖洞之障厥宜屏刊乃石斷乃堦民害除農力省功惟速志惟猛我憂以紓而汝是傲屬吏聞命者咸唯而退故老相傳洞口有神物憑之動一拳石輒大風驟起烟霧迷離咫尺不相見所擊砂礫飛數十步外能中傷人以故久不鑿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郡守東萊張公無咎與總鎮張公應宗州牧祝公宏奉少保公疏河命甫至今伐巨石錐不能入強入

之未寸許而風起石飛擊工人手落一指衆驚散諸君子相顧
錯愕聞於少保公公曰神庇吾民者也吾惠吾民而神不許謂
神何唯子之誠不足以感神故神弗靈吾其祭以文通以誠神
必許我太守乃齋又以祭祭畢天大晴霽於是督工鑿石而向
之剛者柔堅者脆觸手而劃經旬拔十三重堧自此水湧沙流
無復避礙下流疏則上流得肆其力於是湖衆水所經按一江
所入凡河之淺者深之滯者通之岸之低者崇之薄者厚之易
浮沙以茅塊運淤淖於鹵荒又復伐木爲椿編竹爲篴爲兩岸
障聳如壁平如削堅如石滑如漆風雨不能摧波濤不能入功

成之日計程不二百里地不三萬丈篴數千椿數萬工數億官
勤勞役奔走止無懈心下無惰志有水利無水患雖積雨經旬
而沿流循渚堤以永固禾以永豐歲書大有矣於是郡人士相
慶曰此少保公生我也請書以紀之貽我子孫使後之飲若水
服若疇者咸識平惠焉爰爲之記又歌曰

雲門鑿瀘川濬龍湖來阿述進達盤江往而迅水安流穀豐潤
恬河伯熙田畷困倉盈鱗介物億萬歡百福順官弁康吏治振
古禹稷翼堯舜理水土欽且慎今其誰維公僅

雄直處得昌黎之一體○西林公之制滇也拓土開疆興利

除弊其善政不可殫述記中視三省如其家數語已將西林公畫出滇人世世尸祝之宜哉

何其偉總兵趙得勝援屏事略紀功碑

順治十六年大師平雲南隨地設鎮援勦總兵趙得勝劉傳最驍勇知名康熙三年貴州土酋安坤反 上命吳三桂討之諸帥皆從時滇鎮空虛各土司潛通煽亂比聞坤負固未能猝拔傳且敗沒於是各酋猖獗李日芳叛蒙自祿昌祚叛甯州王克猷叛新興王朔叛開化新平響我所在騷然臨鎮總兵閻興邦與日芳戰敗雞街僅以身免龍韜者屏酋也欲取屏城爲巢穴

使其黨龍飛揚扼海東以絕聲援三月十六日率衆來攻呼噪動地礮聲日夜不絕紳士孫光祚謝君符倡率居民悉力拒守從城上飛矢石傷賊甚衆賊益憤日治攻具必得城而甘心焉警至水西三桂趣得勝赴援迺簡壯士五百人偕其將平雲艾介馬疾馳凡十日抵通海龍韜聞救至遣趙有才伏山谷擊之以軍旅嚴整不敢近遂先馳還報韜攻益急於四月八日試呂公車高與城平往來如飛蒙以革矢石不能入守城者皆失色先得勝恐城陷晝夜兼行將抵屏城尚無一知者是夜二鼓兩騎貫賊營趨城下大呼趙總兵救至城中聞之大喜亟縋上具

食食頃果見石赭坡旌旗隱蔽山而下須臾得勝腰刀弁胄
跨馬疾呼知賊在準提閣趨圍之我軍置燾於垣賊從垣上抵
禦得勝拔刀叱其衆踰垣而入爭相砍殺賊大潰城中亦開門
鼓噪奪馬牛器械無算韜遁走追及阿泥山斬之俘龍袞龍圖
以獻於是父老爭拜馬前曰趙公活我遂爲立石東門外當賊
酋之羣起也郡邑爲墟水西之師不能遽返臨鎮已敗衄獨屏
城困守彌月援無蟻子賊日滋蔓危在呼吸而提兵二千里外
旬日馳赴以五百勞勩之卒當蜂聚方張之寇出其不意夜半
驀然而至黎明遂以破賊解重圍而救急難使屏人安全保聚

以有今日者伊誰之力哉按祭法以勞定國則祀之如趙平二
公雖千秋血食吾屏可矣乃河山帶礪不以銘勳而平蠻片石
又爲利數弓地者竊去志乘紀事亦不詳其姓名可傷也余爲
詢諸父老目見其事者遂追書之

自古戰功俱借文人之筆以傳吾滇于 國初兩經變亂前
後幾三十年而殲逆剷僞之績每多失傳讀石民此碑愈用
慨然丁卯臘八日師範記

趙城通海重建三節祠碑

三節者何東氏三節也東氏者何河南光山縣人也光山縣人

何以祀於通海東氏有婦曰盧氏死於通海也盧何以死通海以其舅東旭謫戍通海也旭何以謫戍以官御史也官御史而謫戍其以言得罪歟其非以言得罪歟不可得而知也而考其時則當有明洪武年旭謫通海遂死通海歟非也死於中途也旭死中途盧何以死通海旭既死有司起其家以續戍也起其家以續戍於是旭之妻旭之子旭之女無一免焉者矣東欽者旭之子也爲光山縣生員率妻及妹奉母以行未至戍而亦中途死者其母也既至戍而謫海外者其妹也未幾而欽又死焉欽之死以戍兵調征和泥歿於陣也於是乎東氏所遺惟欽妻

孑然一身矣其妻痛一門喪亡俱盡身無子女日夜號痛誓守節終身以奉東氏祀困苦窮阨衣食常不給然志彌堅也人有勸之再醮者誘之多方拒之亦多方俄而某姓者謀欲聘之欽妻峻拒之言者不已遂縊於室鄰覺而救之得甦遂不食鄰婦勸之屢日氣稍平某姓者又強致聘具欽妻詈之棄其物門外拊膺大痛仆地欲絕復不食者三日適欽妹自海外來某姓者復揚言某日必娶乃已欽妹勸使從已避於其家欽妻許之行及海畔令欽妹先行度相距遠遂躍入水中欽妹急還救之則死也卽盧氏也死之日洪武辛未七月二十八日也嘉靖丙戌

立祠於湖上凡三間前爲中門又前爲大門門以外又有坊焉
記云盧之死也以念夫也欽之死也以代父也旭之死也以承
君也婦以夫死烈也子以父死孝也臣以君死忠也三者天下
之大節也而萃於東氏一門於是顏其門曰東氏三節云爲之
立祠者副使魯溪戴公也爲之作記者巡按聚峯毛公也其事
與記載在舊志故可考而知也問祠今安在其址亦莫得而考
也問盧之墓安在或曰香巖寺前一抔者是也今復祠而祀之
邑之好義者爲之也顏其門曰三節仍其舊也撮其始末觀縷
而大書之表三節於萬世也祠何以立於孔氏之門內教忠教

孝教節義孔氏之旨也舊志載謀娶盧氏者之姓氏今何以隱
之不忍斥言惡惡欲短也爰考盧氏之死閱今三百四十七年
矣重爲立祠時 大清乾隆二年歲在丁巳也
就毛直指三節祠記點綴生姿而推闡處極爲得體
倪蛻馬烈女碑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四宜良縣烈女馬氏元姐殉節死邑士大
夫哀之咸奔走以告於令長師儒曰人負止氣於天以生而綱
常之重男與女俱有責焉邑民馬洪烈長女元姐許配同邑鐵
鳴珂子峻未婚今月今日峻以時疾死訃聞元姐哭殞絕旣甦

告父母欲赴喪不許及父母往弔留二幼子伴女元姐給弟出
登樓易素衣自經死其弟歸索女兄不獲而泣鄰媪聞聲往視
元姐在懸面如生氣息已絕蓋其貞烈之志誓死靡他如此制
夫死而妻殉者免旌非緦其義恐開從死之端而導之以偏激
也然非所論於未婚而殉節者夫君臣之義重則執干戈衛社
稷雖汪錡童子可以弗殤以厲忠勇是未嫁閨人以綱常名義
爲念而肯殺身以明志亦宜加之旌表風示遐邇固權衡名義
主持世道者之務也令長是其言具狀上之於是旌其門表其
墓倪蛻爲之銘

銘曰大者爲綱小者爲紀人道整齊上下疆理經乎天地婦德
之貞有死無二有終無成於彼元姐相攸於鐵鴈幣旣將琴瑟
是叶胡辜於人胡辜於天我儀不淑而殞其身先王之道行之
以禮旣曰行止曷其更止一與之匹終身不移穀則異室死則
同歸嗟乎高烈人倫之式曰忠曰孝其儀不忒齊之北宮宋之
伯姬忠思烈性日月昭垂茫茫大地鬱鬱邱墳白爾君子視此
貞珉

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

王思訓重修廬山秀峯寺碑記

真繁 八之十五

藝文

名山莫大於五嶽而匡廬其克配者此中勝地以開先寺首稱
建自南唐李景厥後屢有興廢至

本朝康熙初年邦人士延高僧超淵主之力任修復迨

皇上南巡出

御書心經一卷臨江淹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詩一首付江西

撫臣張志棟賁供寺中丁亥春超淵迎 駕淮河

上與語大悅爰易開先名 賜額曰秀峯遣歸撫臣宋準李基和

郎廷極後先建樓以奉

宸翰誠異數也顧其寺多歷年所日就頽圯僅七佛樓如故今

中丞白公因祝

萬壽至山捐修大殿憇瞻僧無資爲置田若干畝俾延香火時余視
學稍暇趨謁

天章亦置田以佐白公之不逮超淵復殫力修葺於是煥焉歸焉
非復前此之叢荆茂草紛逕於瓦礫堆中矣且夫世之所謂神
皋奧區自王者登封而外不過供人勝覽作爲詩歌傳之紀載
托賢哲之遺踪說仙靈之別館容緇流羽客之棲寄而動騷人
韻士之憑弔流連已耳至若方興旋廢廢而復興爲

聖天子所寵錫及二三鉅公相與補助玉成鴈堂鹿苑輝耀千年雖

地與時際苟主之非其人能以一誠格乎上下而臻斯極盛哉
今超淵藐然山癯宏茲大願吾儒有三不朽超淵其立不朽於
方外者歟余將報

命入京師矣他年得請歸休或葛巾藜杖重訪舊遊過招隱之橋
登樓肅拜仰瞻 日字奎鉤恆章雲漢復小憩鶴鳴峯下遙睇
南北巖巒結翠流丹忽顯忽沒於烟霞縹緲之際飛泉萬疊恍
來注我胸中間灑然樂之爲問右軍康樂之宅何在香山坡叟
之詩猶存否埽苔剝蘚讀文成紀功碑想其當年遺烈緩步漱
玉亭予雲山韶濩之刻於峭壁者蝸其幾蝕石其幾泐則悄然

悲之徘徊旣久回念生平仕宦渺若飄塵而歎身世之爲虛幻
也超淵其何以進我乎超淵號心壁昆明人與余同里博學工
詩文精心禪悟苦詣者三十餘年道行高卓髦老而神明不衰
當續之傳燈錄中余但述其修復之大槩俾後人識重興古刹
心公不啻鼻祖惟冀繼其業者永保勿替是予之意而又心公
之所切望也夫

彭敬吉重修大海子碑記

漢武侯駐師永昌卽其壘之西南濬爲堰週遭八百九十餘丈
引沙河水以注之灌萬餘畝至明成化三年巡按朱公皚增修

以石缶觸浪衛土隄四百年賴之倏於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七
日東北潰決長十八丈自海底下洩深四丈而清泉由地中湧
出者凡三穴其二穴出隄西數丈一穴伏隄內卽今涓涓循溝
東出者郡守曲辰徐公同邑侯一齋頓公視之咨曰此非可以
易爲力而又不容緩之須臾者倘必俟報而後治往復遲延沙
河之水已渴若蒼生何卽購材鳩工不費民間毫末日夕往來
隄畔役戒其速築一節以堅始於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望五
日落成而沙河水尚滔滔然來而海底之塵飛沙起者且清波
蕩漾矣諸父老有請於余者曰愚民無以報上願立石以表之

余曰仁者之於民也行乎其心之安焉而已何取乎石且而不
見太守之於爾民乎十餘年來何利不興何弊不革德政之垂
於久遠者亦何能殫述况捐金修治之處不勝數矣我知其無
取乎石也諸父老曰是固然也而百姓之心不能已也嗟我百
姓之待此海而貢賦稅者數千家待此海而全性命者數萬人
海決水渴而流亡而死者立至矣太守之爲我成此隄也是克
保我父老也無流亡我子弟也况我世世子孫受茲水利於未
有艾不與漢丞相之創始明御史之增修其厚澤深仁後先有
同乎是又烏得而忘之而不志之余感其誠爲固請於太守乃

許之於是並勤事諸人姓名俱列於石

彭公字志丹彌渡人舉雍正壬子乾隆丁巳成進士乙卯春
開講諸天寺先君負笈以從甫三月課文百餘篇薪米偶
不繼輒分給之每進一藝必擊節嘆賞先君爲範言及聲
淚交迸蓋感知已之恩也其後人遷居雲南縣之米甸多不
振因錄此記謹識之○氣體敷暢結構完密天性與古文相
近惜乎其不多見也徐公名本僊蘄水人後陞鹽道能詩善
書亦著循聲丁卯祀竈日師範手記

李因培楊江陰學庸講義序

有宋理學之傳始於濂洛而盛於閩嗣是閩中時多聞人而毘
陵錫山之間龜山先生所嘗講學其流風餘韻亦千載如新云
然學者從事科舉摘句尋章遂至聲希響斷漸不可追我朝
安溪李文貞公尋不傳之間學於遺經向有大學古本中庸章
段暨餘論一編風行海內楊文定公起家暨陽少遊文貞之門
號爲入室所撰學庸講義志堅思苦沈潛理窟味衆人之所不
味如辨學庸兩慎獨之同異皆發明奧義辨析介於毫芒大約
卽文貞之傳而賡續之又反覆推闡附以己意彙括衆理極其
瑩粹先生脫稿後嘗止於文貞公公爲之跋其尾曰圓融潔淨

枝蔓去而根本呈至今讀之如見師友講習勇猛精進之樂往
先生在滇南仁聲善教入人最深體用一源之說隨人提撕因
培所飭見而飽聞今嗣君應詢出手蹟索序受而卒讀乃知先
生晚年講論雖較精微透脫而其根極道要仍不外曩昔師傳
所及文貞之道得先生而益明非夫仔肩聖學者烏能識其妙
哉爰書此以歸之

萬以敦儀禮易讀序

儀禮爲禮本經鄭賈註疏翻覆穿穴引伸其義然駁雜複沓之
病或亦時有故韓昌黎嘗苦其難讀得朱子之折衷義始大明

而讀者實鮮以句讀之古非淺學所易窺也山陰馬生德純取
古經十七篇句解字釋篇不過數百言節不過數句句不過數
字其解至精而經義浹洽流通靡不條貫往余宰汶上時於廣
文紀君處得濟陽張君爾岐儀禮句讀喜其考覈之詳今馬生
所著較張爲約昔朱子悼禮之廢爲集傳注以垂來世張君馬
生更患讀者之難而句解字釋之其惓惓於是經何如也馬生
以是課其弟子題之曰易讀夫馬生患讀者之難手定是書爲
禮經嚆矢其期於世甯有既乎廣文李君好古力學士也以書
來余亟賞之捐資之半德憑授梓會稽令南昌彭君家學淵源

嗜古尤篤聞余之刻是書也復捐貲成之凡五閱月而竣點勘之功則李君爲多云

簡切矜慎序經自應如是

趙士麟選舉論

治天下之道首在用人用人之道不外選舉選舉之法有古人之行之而得今人行之而弊者世風之降人情之僞不得不然貴有以變而通之宜優而優宜嚴而嚴因時制宜卽權得經未可以一格拘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各申其教此成周

盛時鄉舉里選之法所由隆由是以鄉學所教之士論其秀而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謂之俊士此二等皆謂造士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而升諸大司馬是之謂進士今所謂進士本於此其名雖同而所以進之之實則異矣讀國語齊桓公內政之法與漢高孝武二詔而參以王制司徒選俊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之事視其賢愚升沈舉切吾身故其爲法甚備其教人也尚賢以崇德而又簡不肖以絕惡其舉人也進賢受上賞而又蔽賢蒙顯戮賞罰相須而行故不敢視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

未聞有不帥之罰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日衰也漢武初董仲舒對策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此貢其吏民之賢者耳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元平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廉科始此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漢制舉士其目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略相類也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一人此因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曰食星隕輒

行之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楚內史此西漢已嚴坐舉主之法光武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光武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此徵舉之始高祖輕士嫚罵一代之勳如蕭曹者皆起於掾吏不事廉隅故西漢一代之士多頽然鮮有節概王莽默移漢祚死節者寥寥光武起於諸生親屈帝尊以風高節而後此遂成風俗廉頑立懦代有其人然而

醇厚之風則遜於前矣九江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明經之科始此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已失設科之本意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西漢舉賢良文學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謀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

後亦從而有所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長水校尉樊儻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多少年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此可見選舉失實古今同慨也漢有任子法原於祁奚內舉不避親之意其不可任者不之任也至唐之門蔭則照品與級而已矣宋真宗時以門蔭授京官者詔於國學習經書以二年爲限學業試或未精且今習讀猶有古法漢兼行武舉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如李廣趙充國輩皆出於此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有中正是時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材士庶故委中正銓

次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其弊也惟能知其闕闕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梁陳北朝至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有道童子等制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與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爲學本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

窮理義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宋制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試詩賦雜文各一策五帖書墨義各若干條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神宗熙寧二年用王安石議更舉貢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六年頌安石三經新義於學宮有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義廢而不用又黜春秋詆爲斷爛朝報不列於學宮夫崇甯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咸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其論似正然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荆公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酬唱也羣愴

借正論以成其姦其意豈真以爲六籍優於遷固李杜也哉雖然制藝雖非古欲議以荆公之故而廢棄之則未能何也以其所研窮者天人性命之理所闡發者仰觀俯察之道所敷陳者古今民物之情所精察者治亂安危之故六經四子之書原本以究極三綱五常之大扶持以表彰堯舜周孔之心傳出乎其中卽班馬董賈之文章亦出乎其中未可曰此後世膚淺之爲古先聖王之良法精意所不存并未可曰此童子操觚盡胸中之活套經生捉筆僅紙上之陳言也詞賦易擬帖括可襲鄉舉里選可飾僞而行私舍此別無他道也明洪武初肇舉鄉會兩

試後停之旋復之我朝初仍明舊至甲辰科去經義改策論旋又復之由此卽千萬年以後欲取士舍此未由蓋天下大矣人才衆矣仕進之途艱矣資緣之術巧矣苟無試驗之方防範之政糾察之法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僞日滋賢否不可辨是不得不假試文之事以爲革謬之法卽不得不棘闈不糊名以立祛弊之防所謂因時制宜卽權得經不得已也誠能振舉其法屢頒戒飭之詔而加謹於學校之教慎擇主試之人而嚴其罰并嚴監試安在不可得人致用屢代科目豈少名公卿耶此所謂宜優而優宜嚴而嚴誠不得已也舍此別無他道

也
觀此及郊祀樂律二考該博中俱有持論非僅以卷軸見長
其撫浙多惠政同時如朱竹垞吳慶百毛鶴舫皆有詩文紀
之語云以經術飾吏治公之功業其何負于科目哉○癸卯
冬錢通副豐引見熱河 純皇帝問以科場除弊之法奏言
主試監試得人或可少止 上爲之首肯與此論結處有合
並記之

萬友正普名聲論

明季軍政廢內而官豎與中樞外而監紀巡按無非分其權而

掣其肘者平時坐大養癰潰決則彌縫消弭苟且塞責間有一
二任事之臣動輒提問待勘匪伊朝夕矣普名聲小醜耳抗顏
逆行輦金魏闖得襲土司始焚李象山之屋繼而過鮒連營斃
象覆師巧詞撤兵終則嬰城固守反間吾酋大軍全沒而秦太
守反括民間財帛以餌之既不敢請兵進剿惟一意招撫遂逞
志跳梁侵佔一方莫之敢問爾時叩闕談兵非同孟浪三鄉牽
制非無乞勇而師不應餉不給委彈丸於虎口臥虺蜴於巢穴
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膺而痛當事之憤憤也幸而酋以淫
虐病斃寡婦孤兒內外離心正當張吾三軍滅此朝食事機之

來間不容髮乃巧裝計醜毒斃之功附會大義滅親之文公然
入告置造逆於不問而賞功內臣又至矣由是婁緒艾豸肆無
顧忌十八代之鎮撫竟爲沙定洲一脅而走前之授以副總夫
人果以誰階之厲也明社旣墟流寇縱橫阿迷一片土城平人
戮與臨安之十八萬七千數百生靈謂非死於主撫之日求撫
之謀而何故老相傳名聲辯罪有公車者與酋家人載鏹入都
輦下諸公議共執之懼而潛遁可見當日人心無不憤其主撫
之非夫狼子野心終屬化外順化可以虛文羈縻蠢動則務在
剿滅一涉姑息流毒曷止覆轍具在可不懼哉

據此則滇考所載張繼孟之功盡屬子虛萬公阿迷人聞之
必確卽徐霞客亦謂其病死在甲戌之九月而霞客以戊寅
至滇相去甫三年耳所聞當更不誣也○當日滇人之在都
者惟王錫袞楊繩武主剿而兵部廖大亨得酋多金倡言普
實不反撫按故作張皇以爲冒銷之地于是王伉等被逮而
十三參將之師俱覆大亨之罪不更浮于普哉此云輦下諸
公亦覺大欠分晰蓋利害所關固不得以其爲鄉人而有怨
詞也

錢澧光武論上

真卷八之十五

藝文

三

光武帝廢郭立陰後世以爲口實至有疑於棄糟糠者錢子曰
帝誠有無堪解免之過而論者亦未得其情方未起兵時曾經
授室與否於古無考見自起兵納陰於南陽後乃於河北納郭
是陰之進本先於郭雖不聞正其爲嫡而早共艱難糟糠之謂
殆近焉及定天下郭以有子陰讓之得立既乃以過廢而立陰
本末具載范史嗟乎婚姻之禮廢而多人道之苦其帝之謂也
哉方其納陰既未正其爲嫡其後納郭又不正其爲嫡蓋干戈
搶攘之中一以苟道行之而郭之納尤苟之苟者也以結劉揚
焉耳所謂寵愛皆出於有爲之爲實則眷眷於陰之心迥非郭

所可並也眷眷於陰之心非郭可並而既有天下陰方無子不
得不姑抑其心以伸有子之郭使陰卒無子亦付之無可如何
無如陰又有子也此時欲終伸郭而無可解於納之非其本心
此時欲終抑陰尤無可解於陰之早共艱難以此二者輻輳寤
寐郭之所謂過固不待郭之自過矣夫立后以爲母儀建儲以
爲國本狐埋而狐搨以帝之明宵不自惜而卒不自惜豈獨郭
適罹其苦帝固已不勝其苦矣向使講於婚姻之禮方其納陰
卽正其爲嫡郭雖有子不得躐而上之抑或納郭卽正爲其嫡
陰雖先進豈得擠而下之此事明白顯易何至天下旣一猶然

疑於所立耶惟其不知此故納陰既苟納郭尤苟立郭偶依於義廢郭甚害於義郭已正其爲嫡豈果有大罪顯惡必不可全其始終者哉故覈其本末以見禮之於人一撥其本枝葉之害無窮也要其於郭也未可擬於棄糟糠而其於陰亦不得託之求故劍也

錢澧光武論下

或觀錢子之論光武謂之曰子之語其於郭亦幾近矣於陰蓋失半也郭之所以卒廢陰之所以卒立色焉而已娶妻當得之語誰出乎子謂其早共艱難共艱難者實許時也曰是則然矣

然而帝固非湛於色者也少艾之慕人情類然非上聖不免帝雖天授豈上聖比哉當未得志而有是語正無足怪卽其起兵而納陰吾亦不敢謂之非以遂欲自是之後涉險經危伯升旣死度墾鋤宇宙更匪異人早夜焦勞櫛沐風雨向時意趣霧釋冰解歸於何有矣凡人將遂其欲限於力之不及局於勢之弗便帝於此猶有一分未忘或當王郎子變時窮促自保之不暇耳外此何所不可哉且銅馬赤眉之徒恣爲不道斯民不能自有其妻子所在皆然旣而咸爲帝有美婦人經涉目中將十焉百焉之不啻何不聞其或一染也以此知帝誠非湛色者比也

且當廢立之際陰年亦幾長矣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帝唯是不爲二三之德卒冒天下之不韙奈何將與湛色者同日道耶大抵帝質美而未學者也故於道時有出入其語樊崇曰本故妻室無所更易是一光武也及語宋宏曰易妻又一光武也然聞宏對而釋然是光武之所以卒成光武也與

兩論自論自解直令讀者無間可尋

錢澧王祥論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餒於心不敢飾於言君子尚無尤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雖惡始而美終論者猶許其晚蓋焉以觀王祥何大不然與祥一隨時轉移人耳不幸而致盛名顯位盛名顯位累祥祥累盛名顯位亦其勢之所致與請言其略以漢季風俗之美祥生其時所謂麻中之蓬不扶自直凡盡於門內者固亦有實致之力非假途託宿之爲洎乎曹氏得志力與節義之士爲難一時從風而靡莫不低首下心惟其曲折進退是時之祥已不覺與之俱漸於潛矣比及出任曹氏其年且長使不過止於丞郎尚無以窺其所際而曹氏子孫所以待之者偏不獨顯位已也抑有隆禮誠意焉而後生晚進之徒又非直欽

其盛名已也又將視其舉動以爲向附焉而祥容容然略不有持危扶顛之事浸至於君弑國移仍保其盛名顯位不稍自怪以視漢季之祥何若耶非實盡喪其本心不至此矣曰旣已至此宜何如爲祥計曰旣已至此猶足以爲祥計耶脫當塗而有復興者持法定罪殊爲數等不過曰可稍減賈充輩耳而或曰不然彼固昏愚此其明哲也凡彼所爲僅足煽好利之小人而此所爲竟足惑好德之君子罪宜有加將百喙莫以解脫與午得國又稍有人則又將曰向苦人之言我也今亦烏用此報我者勢必從而賤之或又曰未盡也未盡也實以報我者動皆與

同是猶自致其身者也姑以報我者時又示異是兼自藏其身者也勢將不止於賤之雖百喙又奚解也雖然尚有一說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使祥於將死深悔旣往痛自詬責使其子孫凜凜然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則後之君子雖不能恕其半世之已甚尚未必不矜此一念之猶明奈何作書貽誡列爲善目者六而獨置忠於不言甚矣其心之餒甚矣其言之飾求其晚蓋之萬一亦無有也嗚呼當曹氏爲所欲爲亦自以爲子孫地耳豈知四維不張乃速滅亡仲達實北面臣之而卽師之子孫復何冀幸耶吾故表祥之略以爲轉移於時者戒且以爲轉

漢書
移時者戒也

剝蕉見心敲骨見髓太保公亦應俯首地下

楊履寬馬援不與雲臺論

旌暱私也避嫌亦私也王者持天下之道惟其公而已矣不可以其戚我而冒功獨可以戚我而掩功乎古之聖帝不以天下私其子不旌暱也古之賢者稱其子不為私不避嫌也蓋嘗考伏波將軍之從世祖定天下也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漠平交阯不在吳鄧耿賈下五溪之征卒於王事用梁松譖收其印綬藁葬城西賞不酬勞此忠臣義士所為長嘆也既而明皇帝卽位

追雲雷之經綸緬龍虎之應求永平三年詔圖二十八將南宮雲臺上列首鄧禹次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下列首馬成次王良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而將軍以椒房故獨不與焉夫李通自伯升始起春陵以讖從王常所謂下江賢將也世祖常稱之曰輔翼王室心如金石然之二人自討東郡濟陰盜賊而外無可稱述竇融處公孫述隗囂閒而能一志向漢是十年乃字之義也卓茂值干戈搶攘以循吏聞觀其拳拳教民以禮庶幾古之遺愛

與然以視伏波將軍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乃四人以疎故存將軍以戚故廢本欲以公示人而反自涉於私君子以是病明帝矣說者謂馬氏子弟多驕蹇觀將軍戒兄子書可見是舉也或者馬后辭遜不欲長其父以侈其族耶然以是而保厥宗祧可謂賢后也以是而閉塞功忠帝不可爲明主也夫王者以公持天下而已矣避嫌之過其所以異於旌曜者幾希

雲臺畫像不過偶然爲之非以是定功也馬伏波椒房不與蓋視爲尊行不欲與諸將列耳謂爲避嫌固非謂爲塞忠尤非夫名必副實無實之人卽金鑄亦朽何況丹青伏波去今

將二千載而黔楚兩粵間廟祀不絕雲臺上人能若是偉乎栗亭而在必心折予言矣○其舉四人較量尤覺歎相諸將中有遜于伏波者多矣或明帝以其被譖而終不欲顯父之過是亦一說也文特刻至故登之而仍評之如此古文豈易言哉嘉慶丁卯小雪前三日師範手記于望江縣署之江山

一覽樓

楊履寬慕容恪論

予讀史至慕容根欲爲亂以告太原王王正色斥之因語吳王垂垂勸太原誅之太原不許旣而根譖太原於可足渾后幾殺

之賴燕王明幸得免竊嘆自古亂賊之傾覆而君子處之誠不
可以不明且哲也方輿根之謀於太原也意未必傾太原既而
謀不能逞夫獨不念太原專錄朝政苟明徵其罪而誅之其將
何以自免則其反刃於太原亦勢之必至也春秋之義無將將
則必誅則垂之勸太原亦豈爲過哉太原之言曰今新遭大喪
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斯亦不通達國體
者乎惜乎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幸而瞻鑒其忠耳不幸而信
之而因以禁兵殺太原身則已矣其如此孤嫠何以周公之聖
二公成王之賢流言不利於孺子且不能以無疑又况瞻何如

主評何如臣事幾之來閒不容髮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詩云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三復斯言君子之處
亂賊必有道矣

此論卻正引春秋爲斷更覺老辣

闕太和留侯論

初子房欲爲韓報仇散千金產使力士擊始皇博浪沙中不中
求之弗得當是時子房一燕丹耳始皇卽被擊而死秦豈遂滅
哉夫報韓之仇非滅秦不可乃志於一擊何其拙也其後羣雄
並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往從楚王景駒於留欲共滅秦道

遇高祖遂決所事蓋至此而所以揣摩天下之時勢洞觀斯世
之情變者已胸有成局算無遺策矣此皆博浪一擊大索十日
之後反而自思得力於十年之沈伏磨鍊者爲不少也故卒能
相高祖誅暴秦滅強項而取天下子房可謂善謀矣雖然吾謂
子房智有餘而學不足也夫一代治亂得失之故一代開創之
君若臣始之都關中後列爵封功臣同姓卽宜如二代法多建
國遠近大小有差等同姓視親疎異姓視勳勞以頒爵土同異
相制小大相維於是急求抱道博學之士授經考典斟酌損益
以定一代制度凡田邑學校軍旅朝貢后儲爵賞刑罰邊徼之

屬有法有戒綱明目精上有大賢以輔天子其次以輔各國如
卿命於天子之制法立而人守之功臣可全子孫可安教化可
興三代可復漢雖千年可也蓋秦氏之禍烈矣抱先王舊跡而
逃之荒濱絕谷體道藏身以待來者其人必不絕也彼藏壁埋
冢安知非四皓二生之輩漢無求之者且疑其繼暴秦之未必
不襲秦暴肯負簡載牘斥非指弊於天子之庭哉甯搔首向天
沈伏而死以俟不可知之百世耳高祖雖不忘聲色而天才英
悟可進於道如蕭何刀筆無足議子房慨然興起擇主而事有
名世自待之思言聽計從君臣相得可謂千載一時矣奈何不

漢書卷之五十五
設一長策使漢法不立禍端百出三代竟自此不復也豈子房當秦禁學但得所爲太公兵法黃石異書讀之故能戡亂而不知致治與或曰子房但爲韓復仇漢業得失非可責之則誅秦立韓之後即可歸韓不當更爲西都滅項之謀討布時不當猶任傅太子之職或又曰子房者老氏之學高祖常疑而薄子房故默而晦夫能以其術輔人以取天下不能以其術輔人以治天下然則老氏之學不足貴也明矣子房惟知有餘而學不足故高祖亦但用之以取天下而不用之以治天下觀其用叔孫通陸賈可見矣謂子房善用高祖而非高祖之用子房吾不信

也嗚呼子房者管范之流與

三代之不復良在半蕭何亦任半蓋秦之焚書止焚其藏自民間者而詩與易猶在禁外至一切典冊皆貯中書何初入關僅收圖籍餘仍無恙也逮咸陽一炬遺編蕩然矣若良之未嘗學問亦時使之耳責以周孔之道是欲駕犬以服遠籠鴨以司晨不已相去懸絕乎而文體純正筆致動宕固非淺學所能及

闕太和梁孝王論

梁孝王武之請爲帝嗣不得而敢使人殺天子之議臣袁盎等

十餘人可謂橫矣而其罪則不至於誅橫者皆可不誅乎曰他人則誅之在弟則貶爵削地可也逆則亦必誅矣周公之於管叔是也蔡霍從逆罪亦不與管叔均孝王之橫其罪尚不比於從逆而可誅之乎田叔之對帝曰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伏法而太后不食不寢憂在陛下斯言過矣夫王橫也非叛也叛者固必始於橫而橫者尚未至於叛聖人不窮人於未至之罪况其母弟乎况王之橫太后庇之實帝啟之封之四十餘城可也出入同車輦不可也賜金錢百巨萬可也賜天子旌旂不可也且其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之王傳王非帝本心不過溫語慰

藉一時且欲借以歡太后耳帝不先妄為此語梁王必不敢以爲請太后必不得以爲說卽令太后本有此意必令帝傳王而帝曰非薄弟而厚子也慮異日大臣異議子孫生心反以生亂而階禍且致後人並議上累太后太后何說之辭惟景帝不明於事母愛弟之道而妄爲之言太后是以除竇嬰之籍而得爲之說梁王是以恃太后之愛而陰行其刺而王之橫極矣豈非帝有以啟之哉觀帝令按捕行刺人時聞韓安國之言卽出羊勝公孫詭殺之畏帝有怨望之心而使人說后兄王信以求解後卽上書請朝負斧伏闕則王之驕橫非由性成而其漸有自

可知已假使景帝之封梁王也爲之擇賢者傅相之歲時朝晏
戒以吳楚之亡教曰勿犯驕恣無干禮法無私養客無聽邪慝
敬慎爾德世守厥國梁王之橫固無自而生太后雖愛憐少子
亦何至食寢欲廢也哉是故人主之愛弟有方而事親有道
愛弟有方事親有道千古不易之論○乾隆辛卯冬全椒郭
晴湖師督滇學科歲試既畢自詡所得士有西楊東闕之譽
闕卽槐村楊則栗亭履寬皆以古文詩見賞時範甫踰冠師
謂之曰子年尚少果爲之不輟無難跨而過之甲午秋栗亭
與子同登鄉薦槐村以優廩貢太學後兩君俱不及五十而

沒撫茲遺草良深慨歎而予亦星星在鬢舊學荒落其有愧
于師門者不少也

倪蛻駁論

溫陵田位公作嚴子陵論多谿刻之言蓋惑於一著羊裘便有
心句也蛻先生讀而駁之曰夫論人者必觀其世徵蹟者必求
其心若使執一隅之見詆訾前賢此於道誠郭郭矣而詡詡然
以堯舜吾君之說例人於一律詎得爲定論乎昔王莽以新都
侯孽子受封植根甚淺其諸父羣從皆驕倨偃蹇不知下士莽
於是大反其所爲卑躬折節收羅嗜利不軌之人以行其篡奪

之私劉歆揚雄素號大儒爭趨爲用蓋奔競之端於斯爲盛光武起田間驅除羣盜其將相諸臣皆功名士鄧禹耿弇輩少年際會雖蹟之邪正不同而其於思附希榮一也士君子修身行道固當爲天下後世法式嚴先生親見衰風而不以身範之將任道之謂何觀其與侯霸書云懷仁慕義天下悅阿諛順志要領絕是豈真未聞聖道之言乎乃謂初至時必當欣然下榻執手言歡是以衆人論先生耳烏足以見先生哉且光武之才不逮高祖其賜霸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虛所言下險鷲秋霜凜然是真可與陳堯舜之道者乎至於被服羊裘投

綸齊澤皆偶焉耳而後世輕薄之士輒以此爲指摘獨不知先生非忘心於世者特以時不可用則鬱鬱然自守其志而已先生蓋聖人之徒非希世盜名者可比當兩漢廢興之際振勵名節以爲士先卒之漢末諸賢如郭泰黃憲申屠蟠等皆清風百世照耀古今實皆先生有以開之其爲有功名教不愧孔孟而田子論其率民而由於悖亂曷不一觀其世而論其人乎故曰舉田子之言皆非定論也

劉彬王猛論

士之生於世也其遇合非偶然也其有所遇者命也其終不遇

者命也其或有所遇而亦有幸不幸者亦命也嘗觀於王猛竊有感焉猛所謂豪傑之士也桓溫入關猛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猛目中已無溫矣何以知其無溫也觀其語溫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夫以數千里孤軍深入而不能如韓信之背水項羽之沈船持必死之志以成必克之功此正溫之才所不及方歉歉於心者猛一見卽爲道破所以藐溫者以此溫所以有江東無卿比之言者亦以此及署職不就猛早知溫之無能不足與有爲也設尊禮而顯庸之猛尚未必去况僅以軍諮祭酒乎嗟乎使猛

得仕於晉假以王敦桓溫之權其功業當遠出王導謝安上中原之復且未可知信乎江東諸人無其比也乃溫方畜異志窺其人必不爲我用若用於朝則是自樹一敵故雖知其才究無意用之猛之不得仕於晉猛之不幸也繼因呂婆樓薦符堅一見如舊友自比於昭烈之遇孔明傾心以在一歲五遷猛傾心事之雖招物議而不辭蓋士遇知己死且如飴况以富貴功名終乎使仕於晉安得有主如堅以盡其才乎則猛不得仕於晉而猶得仕於堅不幸中之大幸也吁豈獨猛哉張賓之於石勒亦是也猛之功業偉矣其心存晉室尤足多者賓之功業與猛

堦而早逝其得時行志則一也然吾不難於二子之才而難於堅勒實能用此二子也遇合豈偶然哉

劉彬謝安寇準論

謝安以賭墅圍碁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歡呼而卻契丹傾國入寇之兵劉盧陵謂爲同一矯情鎮物余以爲安之矯則然矣準非矯也方晉之時江左晏安已久桓温之內亂甫靖苻堅之大敵遽來朝野危懼無不以爲累卵之勢當國者唯安一人安若少挫則人心搖動士卒震懼事不可爲矣且八萬人已空國而授卽他有徵調亦非堅之敵周章無益徒哉

人心惟一以靜鎮之不納桓冲之援不答幼度之問賭墅圍碁若無事然則將兵者方且疑以爲必有所恃而不恐八萬之兵方且疑以爲必有所恃而不恐人心略藉以稍安畏敵之心因以稍壯此固兵法示之以不可測示之以必死之謂安固出於無可如何之計非能期於必勝也所以幸而勝者天也其矯也有不得不矯者也然人情喜而矯者易懼而矯者難此何時而能矯情如此孔子曰可以爲難矣吾於安亦云然至驛書報捷可以不矯而圍碁如故了無喜色則真矯也及展齒折而不覺真態出矣安始終於矯者矣若準則不然契丹雖強宋方全盛

非若晉與秦之不敵也儼然以大勢臨之自可期於必勝了此事不過五日準早坦然於胸中而無疑無疑則何憂何懼而事於矯在廷諸臣衆議紛紛倉皇失措王欽若陳堯叟無識之輩準固匿笑之矣且準素豪爽告警之日飲笑自如者率其常也非矯也北城之上歌謔歡呼者率其常也非矯也旣而敵氣已奪議和索地準又畫策以進欲遂擊之曰可使隻輪不返其料之已審本無庸於矯也而真宗方厭兵許和輸幣吁帝豈真厭兵哉特畏之耳坐失事機養癰貽患誰之過與夫淝水之捷晉賴以存澶淵之役宋賴以安其功相埒而所謂矯情鎮物則相

類而實殊也乃其後安享其報準反受其譖百世而下能不爲之三嘆息哉

徐昭受管仲子產優劣論

夫負命世之才者不可不衷諸道持論古之意者不可不權以時春秋之際管仲子產稱傑出矣竊嘗觀之仲所志者一己之功名耳子產則心乎救世者也方仲隱忍脫累囚誠自惜其才而思所表見桓公任之摧折彊楚崇獎王室息養天下諸侯嚮風其所成就可不謂偉哉子產當俗頹敗以義斷而以惠行介居大國進退有禮氣象差近正焉抑齊桓之爲人也志大而識

明柯之盟不失信於曹沫刑之役不怠事於簡書至於甯母會
不列姦此數者桓公之盛德仲實教之也君臣之際四十年矣
計必從而言必聽使仲知正身之學進桓公以王道豈彼之無
不從而此反有所不樂耶何終仲之身絕不及興學勸教一事
也夫急功者功就而意荒求名者名成而願滿仲志先溢而桓
之心始弛矣此所以卒陷其君於霸也且其成伯亦倖矣仲之
功在天下子產以一國之故竭忠盡智僅以就安疑其不相逮
遠甚顧鄭之簡定非桓匹矣國又小弱駟良帶楚之逼非若高
國鮑隰之俯首而聽所爲也而其民又卽於惰淫而難用然則

當仲之時爲仲之爲大有易於子產者矣世稱子產才不及仲
然觀封洫廬井諸制正經界止侵并寓保恤得官禮遺意慨然
有求盡於王之心若夫軌里連鄉蕩然變周制失司馬法趨簡
易而求速勝者規模顧何如哉且夫處至難之會值最艱之勢
者不患無才而患無堅忍不拔之志子產得政强者後懾怨者
後思當此之時非以忍濟變而明且斷鮮有不浮動衝決而坐
受其敗者觀其復叔向書曰僑不才無以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君子是以悲子產之用心矣吾夫子生與子產同時豈不知有
董尾之謗刑書之鑄乃一曰惠人再則曰古之遺愛而後世猶

議之不亦悖乎司馬遷疑孔子小仲之器而桓公爲不足勉至
於王故仲將順之以成伯嗚呼是豈明於大臣正身以正君之
道哉由是觀之仲自功之外無足取者子產有仁人之心秉君
子之義非聞道不及此矣漢諸葛武侯自比管仲而其後行事
似子產亦其學術有進歟

丁亦翼書梁鴻論後

梁讓仕莽爲臣肅宗朝其子鴻隱居不出或以爲高尚傳曰逸
民非知鴻者也雖然鴻豈願後世知我乃沈子歸愚獨表而出
之謂非避弋人之篡而實恐彰其父之失沈子於是乎知鴻哉

雖然鴻豈願後世知我方范蔚宗之作後漢書也以鴻次周嚴
後而鴻之用心竟爲迹掩因是其父之失得以不彰幸已孰知
百世下有沈子其人者從而察其心觀其迹而慨然曰非隱者
也乃仁人也非逸民也乃孝子也吁嗟鴻其樂有此相知耶夫
鴻以魁閎卓越之品命意造古人讀書恥章句終其身爲人賃
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知伯鸞者惟孟光氏一人竊嘗以謂鴻
之志苦矣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乃恐恐焉畏人
知而卒不能禁其不已知斯鴻之所無可如何而世之爲惡者
亦可以鑒矣予讀沈子論快其能得鴻心而益嘆其父之愆有

終不能爲之蓋爲可惋焉故特書其後或曰范氏惟深知鴻有大不得已於中者故入之逸民傳以泯其志若然則沈子徒知鴻之心而未知范氏之心且沈子知鴻之心深或未如范氏知鴻之心尤深也

讀書得閒故于下筆時操縱如意

劉彬佛教論

綱常名教先王治世之大經聖人明倫之大道吾儒立身之大本世道民風所賴以維繫之者也反是則皆曰異端而佛老爲甚二氏之中佛氏又甚焉究厥所由其害有二夫其爲教也清

淨爲始寂滅爲終髡鬚髮毀形貌變服色捐六親自逃於王法人倫之外以修其所謂空者大旨不過曰空諸一切明心性了生死而已究之明心性者何人了生死者何人所空者何事其禍乃至背君臣之義亡父母之恩棄三正廢五常蔑視王法斬絕宗嗣相率而歸於荒莽之域是則滅人倫而壞國法害一也傳流既久弊僞日滋於是不肖後嗣敗類門徒度天下之人易于惑也乃狡立門戶設爲修齋建會破獄寄庫等事韻之以梵唱演之以科儀喧闐之以鼓鈸音樂侈美之以壇榜幡幢造作搬弄同於兒戲張皇耳目鼓惑愚頑又謂施捨齋戒可以獲他

生之福利讖悔追薦可以消已往之愆尤假生死幽冥之慘痛
詭輪迴果報之顯應託天堂地獄陰陽鬼怪之神奇婦人女子
尤易恐嚇則更悚以血盆之苛毒既餌以所貪又惕以所畏貪
者妄希美報于未來遂無不破之慳吝畏者倖冀解脫於既往
因無不傾之肺腑惑世誣民網漁錢帛愚夫愚婦受其欺而不
覺墮其術而不知焚焚然曹曹然忘身命以趨之且有菽水之
養儉於父母絲粟之微嗇於戚屬至修齋醮供僧尼則磨頂放
踵不暇顧竭貲傾產不少靳世道風俗尚可言乎是則滅天理
而害人心害之二也是二者害之大者也有深淺焉夫滅倫之

害止于其教法中耳不從其法不在其教內者人倫自在國法
自在也若滅理之害胥天下之人心陷溺其中入之益深執之
益堅生生死死汨沒而不能出膠固而不可破設千萬人中有
一二人獨能知非闢謬不徇其習則萬人者反將謂其為謗佛
也謂其為毀法也謂其為不敬三寶也謂其為不知修積祈禳
終於墮落也此千萬人者又必自矜為得計曰我能學佛我能
奉法我能敬重三寶我能修積祈禳所作罪惡必能一一消除
所為施捨齋醮必能一一如播穀種菓一粒而百倍其收他生
來世斷斷生天堂不墮地獄也永永得善果無惡報也於是任

意作惡而不恤恃有佛菩薩爲之庇佑而福可增壽可延又恃有佛法爲之讖悔而愆可消罪可釋雖作惡無所礙也推是心也在其教中者如是卽不在其教中者無不如是也是大可笑也而天下之人冥然而不覺也然則滅倫之害有限而較淺滅理之害無窮而更深蓋國法爲之壞者猶少人心爲之壞者甚衆也今日者試起千百億孔孟化身於此家諭而戶曉之吾知其無濟也吁可嘆夫

劉彬道教論

老氏之學以仁義爲桎梏以道德爲犴狴大都窒欲存神煉精養氣而歸于甯淡無爲清淨不擾以自全其天如巢由涓務潔身高蹈不以世務攪其心而已卽在堯舜之世未嘗不自任其意自遂其行固聖王所不得而禁者然肆其所論猶足以亂聖人之道迨其後世遂有還精反腦呼吸吐納長生不死白日飛昇之說世人貪其詭異往往尋師訪道服食導引終其身竭精殫力以求于渺茫虛誕之中至于死而不悔愚孰甚焉然不過好之者爲之不好者尚多也而最易惑人者則惟丹汞一事謂丹一成卽能點鐵成金神仙雖不可期富翁則可必得由此一念迷而不悟傾家忘身罔知顧惜又不過迷之者爲之不迷者

尚多也獨有修齋建醮祈福資冥等事彼見佛家以此獲利尤而効之于是天下之人僧人所網羅未盡者道士又網而羅之人乃無或有遺逸者矣所至之處一如佛家鼓鉦幡榜燒香化紙以火居道士自署雷部尚書金闕上相等職近御稱臣拜表直達於昊天上帝事之可笑孰過于此而人之信之也儼若真有其事者尤可笑也統而言之服食導引者道之徒也丹汞者道之鬼也齋醮者道之賊也徒學道者也鬼與賊害道者也並害及于天下此道之所以與佛氏並立而吾儒反受其擠排蓋邪可亂正勢所必然是惟正人君子力操風化者斯能有以辨

之耳

劉彬蘇秦論

當蘇秦時秦挾富强之基恣虎狼之暴視六國如豚犬思一飽其腹者久矣六國之君既不能行仁修義建湯武之業又不能取威定霸樹桓文之功而篡弑淫亂接踵於內攻城掠地相尋於外秦來割地求和秦去互相征伐生民之糜爛者幾何國本之斲喪者幾何日漸漬於微弱而不覺坐使强秦之勢日盛吞併之機已成曾不思同心合志誓剪仇讐非偷安而縱欲卽狙詐以角牴天下之大勢則不及見天下之大計則不及知自蘇

秦一倡從約六國之君欣然樂從揆是時六國之策實無有善於此者然曾未逾年公孫衍一出齊魏先自敗約而從解矣趙雪航乃謂蘇秦合從之謀最爲六國久遠之計噫嘻彼惡知其不可久遠哉秦師之出非韓則魏是當之者常在韓魏助之者常在燕趙齊楚偶一行之猶非甚煩倘數數行之彼六國固不能逆料秦之必滅六國而決謀定策并力以禦之也當之者誠所不辭然以一國之賦而餉五國之兵旣困於兵又困於賦可一而不可再亦已明甚助之者方其一二行之後必有轉而計之者曰秦非仇我我何屢仇於秦以勞我師徒爲也久之其心

必解一不如約五國伐之則將反戈內向自相戕賊不虞秦之議其後乎以故齊魏敗盟而四國不伐從約之解唯恐不速是可徵也設如其約五國果能相助秦則有分兵疊擾之道焉六國之兵與秦接壤者韓魏最近楚次之三國之間惟便是趣伺隙而出六國進則秦退六國退則秦復出使助者有奔命之苦當之者有供億之繁秦反以逸待勞六國已不堪其弊矣而謂其可以爲久遠之計哉後世遂謂蘇秦以擯秦爲事猶有存周之意以此愈於張儀夫蘇秦之說不過說客遊士狡獪伎倆逞辯口以取富貴爲一時之計則善矣豈真有存周之意豈真能

爲六國籌久遠之計者哉使蘇秦而真有存周之意真能爲六國籌久遠之計其說必不止於此何也其所爲皆拒秦禦秦之計非伐秦滅秦之計也當日六國旣聽其從爲蘇秦者卽宜會兵選將叩關進討一吳尚可覆楚一越猶可亡吳豈有率天下之衆不能亡區區之秦吾不信也奈何蘇秦智不及此六國君臣如醉如夢一張儀玩弄於股掌之上而皆不及此蓋秦常有併六國之心而六國並不敢萌併秦之念日朶月削坐而待斃善哉孔斌曰死病無良醫此六國之所以爲六國也終爲秦之所覆滅而已矣豈獨一蘇秦之咎哉

識高眼快六國諸王當日俱墮蘇君術中一經點破則掀天揭地之論算來都不值一錢

劉彬晉武帝平吳論

從來帝王有天下者未有不混一土宇而可以大一統之業立萬世之基也司馬氏平吳之計始于羊祜贊于張華斷于武帝成于杜預王濬故論其智當以祜爲先語其功亦以祜爲首餘人皆其次也當時山濤有釋吳以爲外懼之言此本于范文子釋楚以爲外懼之言也潁濱蘇氏遂謂祜巧于取吳拙于謀晉以爲吳不滅則晉不亂是祜之智遠不若范文子也嘻此書生

慎繫
之見豈天下之大計乎范文子時晉楚相持勢不可以猝滅故
欲釋楚以爲外懼方司馬氏初與蜀漢旣平所與抗者惟吳此
正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者且吳以久立之基民殷國富一
旦更立令主晉不思滅吳吳且思滅晉非特長江未可窺也夫
釋吳以爲外懼與存吳以爲後患其所關係孰輕孰重故兩強
不並立王業不偏安晉以方張之勢兵精糧裕混一之形已具
又值孫皓殘暴吳之宜取不待智者而後決甯有逆億將來或
然之事坐失目前必克之功圖大事者斷不如是乃滿朝諸臣
張杜而外更無一人與祜合謀者皆徇于便安之見無遠大之

略人才之難自古然矣若山濤之意則平吳之後當勞聖慮祜
已言之此時之勢大不同于文子之時吳不可釋而不取且取
之不可緩者勢所必然蘇氏所言殆泥于防微杜漸之隱憂而
昧創業開基之大計也

所操者大所見者遠謀國不當如是邪筆致展拓亦有開創
時氣象

趙士麟郊祀考

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命官也列爵也畫疆也分井也陳綱而布
紀也皆在所急而莫急於制禮禮之大者朝會也燕饗也車服

也等威也慎徽而敷典也皆在所先而莫先於祭祀祭祀之大者禘嘗也社稷也聲歌也鼓鐘也左昭而右穆也皆在所重而莫重於天之與祖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大傳禮不王不禘禘宗廟之殷祭也郊所以祭天也祖不可以先天而禘先乎郊者郊止於祖而禘上及乎祖之所自出故先舉言之耳然則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園止以嚳

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悖矣沿至隋唐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禮常並行不廢唐杜祐作通典亦仍之明堂則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有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太乙之祠而以古者郊與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註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威靈仰或以爲耀寶魄襲方士緯書之荒誕天之名義且乖異

漢藝
如此則其他節目註釋雖復博瞻而失禮經之意遠矣豈知祀
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止者南郊之止也止圜而高所以象天
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邱者北郊之邱也邱方而下所以象
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圻北郊之圻也以之瘞埋燔
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豚其羹不和其
器犧尊疏布翯禱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滿越藁秸
其樂歌黃鐘太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
其車玉輅素車其旗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摺執則大圭鎮圭
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

大略如此而已秦則謂天好陰兆於南山之下謂地好陽兆於
澤中之園止漢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河東壇有八觚席有
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駢駒龍馬一切侈靡元始之間謬戾
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北郊光武
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制度一遵元
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鄭重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
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隨意
曲說前後乖違宜王肅諸儒引經傳以排之也晉泰始初始合
六天爲一而並圜止於郊似矣然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

謂太皞炎帝黃帝五大帝之屬爲五帝則又非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爲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朱子曰古者天子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

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明初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乙五大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洪武十年陰雨爲災太祖因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人父母父母不可異地而處於是合祀天地於南郊之一壇而以屋焉列宗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去古蓋益遠矣嘉靖九年夏言抗疏請復分祀之禮中允廖道南助之上命百官集議於時蔡昂等四人主合祀汪鉉等八十二人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皆主分祀雜引五經諸史條晰合祀之非

名郊祀議隆慶以後復有所更我

世祖章皇帝混一海宇創制立法

皇上纘而承之黜方士之說之非採有明集議之詳神而明之酌而準之肇園正於大饗殿之南每歲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雲雨風雷從祀肇方澤於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祭地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以

祖

宗配之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每歲春分行朝日禮秋分行夕月禮其大饗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定制四郊盡善盡

美千萬世莫可易也

趙士麟樂律考

今言樂者必曰元聲也古樂也何其幽以邈也精以深也至求元聲則僅求之制管候氣葭灰黍粒求古樂僅求之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與夫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又何其淺而膚也然則將安求乎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律止和聲可知和聲卽制律之本若求作樂之本則歌永言也又進而求樂之本則志是也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之動心卽志也此元聲之始也故律呂之道理協天地情通鬼神妙合萬彙要

真繁八之十五

藝文

三

莫非心爲之通聲爲之感氣爲之調也昔者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是爲律呂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矣唐虞夏商因之代有音律至於周公建官乃命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漢興令張蒼首治律歷至武帝正樂置協律之

官而司馬遷作律書義始著明其說曰律者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成熟萬物者也古之聖人本人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鐘既正則琴瑟笙竽依類而正合而奏之黃鐘作而林鐘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諧夫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爲元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以九十爲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者馬遷氏之說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鐘終仲呂而爲十二律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

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說也建雅賓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雅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鋒起雖班氏較爲精密要皆揣測乎影響之際勢綸乎簡冊之間而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鐘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圍八百一十分之損而旋宮環轉乘除規圖

之圖則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于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黃鐘王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勖與阮咸互相詆也何妥與鄭繹交相詘也范鎮與劉幾迭相排也卽溫公之與蜀公考亭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病其太濁私減銅劑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毀舊鐘而不得乃陳其已敝者爲樂工一夕易之而傑勿之知魏漢津定崇甯之樂制器不成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津亦勿之知又惡用是吹吹者爲也因之近世遂輕於

變古夫黃鐘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覆也倘執含少以爲清管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皆無由取正矣是故君子重變古也自李氏勰異同之議又有作樂律管見者金谿黃積慶氏也有作律呂正聲者卽墨王邦直氏也大抵皆彷彿李氏而小有參差若吳中黃省曾則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漢書較有明據而楚中瞿九思測律創圖以爲質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大衍質於易質於疇質諸歷質諸數莫不脗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敢自信復多創爲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自三寸

以上至於八寸七分毫釐纖忽如珠聯櫛比無不巧爲湊泊以求合合而爲宮商角徵羽一百二十調而經緯錯綜縱橫反覆無不合於圖書造化如必欲多爲聲調卽剖而爲京房之六十析而爲歐陽秀之百四十有四釐而爲錢樂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無難也天下理而已矣此以黍爲方分彼以黍爲圓徑此以爲律生尺彼以爲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芒一釐之際至聚訟不解是何爲乎究而論之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叫嘯啼呻皆闕於天而爲八音六律之制以

寫之氤氳喻欲均觸乎物而爲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
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
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
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噫亦繆矣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
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
八風而平六氣不難何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周濂溪
程明道張橫渠朱考亭咸有論雖止論其理而未備其事以其
事不過一伶官之爲耳故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傳曰知
孔子豈有欺哉然則止論理而不究其數與器與聲可乎曰窮

其奧雖聖人不能精而語其數則樂工所同習伶人之善者自
能調之無過清無過濁無過高無過下而疾徐輕重得合焉卽
元聲也倘執儒者之所論則不合者反往往見多故曰聲依永
律和聲律乃和聲聲本永言言本於志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以大舜聖人命夔止於克諧止於無奪卽是大樂乃好事者自
詭其說奇其數屢出屢變其智豈更出舜夔上哉徒見彼此互
攻屢代聚訟而卒無一定之論總由不知樂極平常故標精微
也倘知之則禮制固禮義起者不可謂非禮古樂是樂卽俗樂
亦不可謂非樂何以見之君尊也臣卑也父坐也子立也兄先

而弟後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禮制也或賢書進而君拜子有故而父立弟為尸而兄敬此義起者心之安即禮之行也今有人作樂於此心氣和平聽之者欣欣然有喜色聞韶何以過是又作樂於此心志怫逆聽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雖后夔搏拊鳳鳥飛翔何關於治亂乎求元聲者尚其求之心哉

引据該洽詞旨明劃較葛澹淵泰律論尤為易曉

倪蛻魁星考

史記天官書曰魁枕參首註謂北斗第一星春秋緯曰瑤光第一至第四為魁魁首也元亦首也貢舉元魁之等取此而士子

趨驚進取者每欣此二字而涎之然而無有畫圖也南宋末有畫工牟利每於鄉試時輒以單幅繪一鬼獨立於飛魚之上曰獨古鼈頭挑其左足傍植標竿鬼乃右手捉筆左手握鋌士子見之輒歡喜以為嘉兆此亦因魁字鬼從斗獨立矧也挑左勾也飛魚者假作鼈也以鼈如大龜不雅觀故以飛魚易之也筆鋌言必定魁也亦隱謎之為巫祝之禱工匠之計非魁星之果有化形作為是相也四五百年來術家無此星官道家無此法象而獨於文廟中跂乎其神巍乎其閣士人拜首乞靈爭先恐後且制科揭曉節使嚴崇亦躬親致祭嗚呼正道衰微邪慝莫

海東
辨無怪畫工一時戲筆而魁夫子之稱轟於庠序矣闢異端以
正人心弗以善小而不爲則去其魑魅之形而易以瑤光之主
不亦志識高遠之一事乎

倪蛻揖拜考

周禮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土揖推
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又九拜中肅
拜鄭云但俯下手卽今時揖也此三揖禮今尊官於僚屬參謁
時用之微寓分別等威於其間云說文曰以手著胷曰揖蓋卽
今之拱手也禮婦人吉事雖有君賜則肅拜凶事則手拜注云

肅拜低頭而已手拜手至地也此跪時行禮故或但低頭卽東
書端肅拜也或手至地是凶事不飾故可手至地古婦人首多
盛飾只可但低頭以免傾欹端肅之謂也史袁渙見魏祖獨高
揖不爲禮此蓋舉手而拱也是卑幼不可施於尊長者故曰不
爲禮今嬾散不行拜跪猶云不爲禮又酈食其見漢祖長揖不
拜今之捲手而揖俗曰唱喏者也周禮春官太祝辨九拜一曰
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
奇拜八曰褒報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注云稽首拜頭至地
多時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也頓首拜頭叩地卽舉平敵自相

拜之拜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此三者正拜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王動色變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常拜皆拜手惟喪禮以顙觸地無容聖人恐其過於野故必兼之以拜手奇拜一拜也君答臣下之拜裛讀作報報拜再拜是也肅拜但俯下首今時揖是也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漢時婦人之拜如此近東書斂衽拜是也又肅拜者答卑幼之禮直躬端肅微下其手猶今婦人立拜也大抵今時男子平推手而拱卽肅拜女子立以手著胷而小下之

亦卽肅拜但古男子亦俯下手今女子微曲其膝此稍不同耳明代宮人見后妃尋常一叩頭曰小拜歲時令節乃以手著胷肅拜行禮曰大拜夫叩頭卽頓首重拜也頓反輕之何哉蓋叩頭簡便而肅拜嚴重日用常行取其簡便今士庶家則並不敢行肅拜於尊者矣儀禮婦拜扱地謂拜首至地猶男子稽首也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也內則凡女拜尚右手右陰也尚謂右手在上也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爲肅拜手拜亦然爲喪主則頭亦至地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立拜始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非也本註凡拜男子再拜婦人

四拜謂之俠拜蓋主立拜言也今南方婦女皆立而又手屈膝以拜北方婦女見客輒俯伏地上謂之磕頭以爲重禮禮之輕者亦立而拜但比南方略淺耳然今則南方立拜甚淺而北方反深屈其膝咸深拜矣揖拜之儀男女有分古今有異大抵亦只在深淺上下坐立之間分吉凶輕重等威之辨也而已然迂者或傷於僂達者又失之疎僂與疎皆非中也故備徵諸經傳而作揖拜考

楊履寬采繫詩考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重曰副者夫人之首服鄭康成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纒笄總而已按王后三翟禕衣從君見太祖掄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其次鞠衣以桑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展衣者檀衣也其次祿衣以御祿衣者純衣也然則三翟何以知首服副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祿衣而云次則祿衣首服次可知稱此以求編降於副而垂於次則鞠衣檀衣首服編可知其燕

居亦纒笄總明乎非助祭親蠶見賓客見王進御不得禮服也
康成又曰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
旁其下以紃懸瑱然則衡笄唯施於翟衣鞠衣以下雖無衡亦
應有紃以懸瑱也周禮又曰爲九嬪及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
祭祀賓客鄭康成曰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祿衣者
服次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凡諸侯夫
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然則外內命婦自鞠衣以降者內則
天子之公卿大夫外則諸侯之卿大夫命婦天子之卿大夫士
受地視侯伯子男而命婦之服乃降之者近則嫌於無別意亦

昉公侯七命而天子之卿乃六命也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
王后同然則如周公太公之入爲王卿士固有所不得施也賈
疏曰上公夫人得禕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揄翟祭太
祖及羣廟闕翟以下與上公夫人同子男夫人得闕翟以下闕
翟以祭鞠衣以下與侯伯同二王之後與魯夫人亦同上公之
禮詳考鄭注賈疏副以祭編以桑禮見王賓客次以御蓋先王
之重祭祀蠶桑不敢以褻與其所以示人追遠敦本之意深矣
采蘋之詩小序以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其末章曰被之僮僮
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孔穎達曰被次也按祭統夫祭

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殖
陸產之醢小物備矣則采繫以爲菹其說是也然又曰君致齋
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
立於東房以見太祖則禕也祭羣廟則揄也小祀則闕也其爲
侯伯則揄兼太祖羣廟也其爲子男則闕兼三祀也首服應副
胡爲乎其以次也此祭祀之不可通者一說也朱傳亦曰諸侯
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又以儒先有采繫爲蠶事之說故繼
之以或曰繫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其於末章
則曰或曰公卽所爲公桑也按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

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然則于沼于
沚于澗之中此其地乎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
食之歲旣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
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
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元
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旣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然
則公侯之事公侯之宮惟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詩所以重言之
乎顧其受之也必副禕以意推之其在侯伯亦副揄也其在子

男亦副闕也若以告桑論亦祇聞服編禮所謂鞠衣以桑也胡
爲乎其以次也此公桑之不可通者又一說也孔之說曰夙謂
祭祀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漑夙
在事謂朝視饔饗郊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外自西階視壺
濯及籩豆卽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饔饗於西堂下
卽此云夙也然則于以用之言止祭也夙夜在公推其未祭之
敬也薄言旋歸推其祭畢之敬也王非正祭不服袞夫人非正
祭不服狄衣則未祭祭畢其以次宜也未祭祭畢其敬如此則
其祭可知也此一說也何楷之說曰此言被者指三公夫人世

婦之服觀少牢禮鄉大夫之主婦從祭服髮髻可見公所卽公
桑夫人世婦夙而趨事至夜旋歸非君夫人之重蠶事而勤倡
率安能如此然則被者非夫人也三宮夫人世婦之敬若此則
夫人可知也此一說也由孔之說與鄭所謂副服之以從王
祭祀者無悖也然編以桑視壺濯視饔饗其事亦不輕於桑也
毋亦有當編者而遂以次乎次以御於王去褻服者幾矣而以
視壺濯視饔饗乎如何之說與鄭所謂外內命婦衣鞠衣褻衣
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者無悖何也命婦之降於夫人其與三
宮夫人世婦之降於夫人等也祭夫人副翟命婦佐后編鞠衣

而三宮夫人世婦視此矣以其祭之降服編鞠衣也則命婦成祭服必降夫人之告桑編鞠衣而次祿衣也而三宮夫人世婦視此矣然被以三宮夫人世婦言則凡上所云采云用俱應屬三宮夫人世婦而又何以見夫人之賢乎此皆不可考者也又告桑受繭禮有明文至蠶畢服成只言以祀先王先公穀梁傳曰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斯言得之矣孔穎達則曰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竊臆婦人不與外祭賈所謂闕翟從君祭羣小祀者大抵如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雷秋祀門冬祀行五祀皆不出宮庭而可以卒事故謂之羣小祀與又按月令后妃以季春之月躬桑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禮四時皆祭在殷爲禘嘗蒸周爲禴祀嘗蒸夏之祭也祀也秋之祭也嘗也夫人躬桑以爲祭服耳豈必蠶畢而別有所謂祭者若以將蠶后齋戒以享先蠶爲說而牽祭與蠶爲一其無乃近於傅會與况卽以將蠶享先蠶而論蠶則應服編而鞠衣享先蠶比於羣小祀應服副而闕翟於被亦無當也朱傳以祭祀言而不言祭先祭畢可以孔說補之以公桑言而不明被爲何物可以何說圖之子曰多聞闕疑其庶幾乎

卽此足見窮經之功用筆亦疎峭宕逸綽有古致

王藩古文尚書考

孔子刪錄尚書虞夏二十商四十周四合之凡百篇鄭氏康成書贊謂之三科揚子法言曰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三句在今虞書而以為夏書蓋虞夏同科故自西晉以前統稱虞夏書伏生尚書大傳亦稱虞夏傳也百篇之外有序一篇司馬遷班固鄭康成皆以為孔子所作具載百篇之目而序其作意七十子以後代相傳述秦世焚書濟南伏生藏之壁中漢興生求其書兵起流

亡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伏生名勝事見史記漢書儒林傳二十九篇

者堯典自曰若稽古至陟方乃死通為堯典中臯陶謨自

若稽古至俞往欽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

哉通為臯陶謨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大誓別有大誓非今之大誓十

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

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

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

十八秦誓二十九內盤庚大誓各分為上中下三篇顧命中分

出康王之誥一篇共為三十四篇惟大誓二篇所出其說不同

孔穎達曰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馬融云太誓
後得鄭元書論云民間得太誓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
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以教人王充論衡及
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中
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今
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太誓并歸
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
而言之孔穎達語見書序疏王鳴盛曰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對
策即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
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死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
舟事是此篇出於武帝之前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者大膠

即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况伏生大傳已有之可見史記云伏
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即有太誓且不特此也婁敬說
高祖已有其語恐太誓之出尚在伏生之前蓋此篇人間流傳
已久鄭六藝論云民間得太誓者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
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三十四篇即二十九篇若去太誓則為
二十八篇也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將召伏生生年九十餘老
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漢書儒林傳注師古曰衛
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
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齊人語多與穎
川異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王鳴盛曰宏此
言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本則授
鼂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女傳教者漢人讀書與今
異揚子雲言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
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
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
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

授庸夫俗子人人可以挾策而誦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但當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卒孫尚幼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

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為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

傳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兄子建為小夏侯之學伏生傳授儒林傳隋書經籍志凡伏生所傳謂之今文由其寫以當時文字也古文

尚書者孔子九世孫子襄經典釋文云孫惠遭秦禁學藏書壁中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壞宅事漢書藝文志以為武帝未論衡則云景帝時閭若

環曰攷魯恭王薨當在元朔元年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尚不得云未况壞宅在恭王初即景帝初安得云武帝未邪

所藏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恭王往入其宅

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襄孫安國悉得其書以

考伏生之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隸古寫之合成五十八篇

壁中得書事見史記景十三王傳漢書儒林傳隋書經籍志王鳴盛曰考景十三王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王魯二十八年薨其下又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宅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即初王魯事時安國尚未生究其實當景帝初書出時孔氏但得其書而已直至

安國長始讀而寫之武帝天漢之後年號安國家獻之遭巫蠱事未

列于學宮天漢年獻書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漢書藝文志以為安國獻之劉歆書亦然荀悅漢紀武帝紀云孔安

國家獻之朱彝尊曰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子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藝文志言遭巫蠱未列于學宮乃史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王鳴盛

曰安國之生卒當以史記為定史記言安國早卒則年只可以四十為斷倪寬受業于安國在元朔三年時安國約年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年其卒當在元鼎元豐之間天漢後安國久逝其家始獻之書出屋壁皆周時象

形文字為科斗指體書文字體見鄭康成書贊故謂之古文十六篇者分之

則為二十四舜典別有舜典非今之舜典今舜典則合於堯典伏生所傳已有之晉永嘉時真舜典亡

後梅賾割堯典之慎別有堯典非今之堯典今堯典則合於堯典伏生所傳已有之晉永嘉時真堯典亡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

子之歌十四盾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

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

二十四壁中書篇目見尚書正義卷目孔穎達疏以此二十四篇合於伏生今文二

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所紀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自注云為五十七篇即此是也其彙為四十六卷者九共九篇

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同卷餘皆一篇一卷卷數

較篇數省其十一并序一卷故四十六卷也本有五十八篇而

云五十七者鄭康成以為建武之際漢世祖年號亡武成一篇是也

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譚在建武

前其時武成未亡故云五十八其曰四十五卷則除序言之耳

班固所言之四十六卷即桓譚所言之四十五卷也四十六卷

者堯典自曰若稽古舜典一別有舜典汨作三九共九篇四大禹

真卷八之十五 藝文 矣

漢書
三
謨五臯陶謨六自曰若稽古至俞往欽哉棄稷七別有棄稷禹貢八甘誓九五子之歌十胤征十一湯誓十二湯誥十三咸有一德十四典寶十五伊訓十六肆命十七原命十八盤庚三篇十九高宗彤日二十西伯戡黎二十一微子二十二太誓三篇二十三牧誓二十四武成二十五洪範二十六旅獒二十七金縢二十八大誥二十九康誥三十酒誥三十一梓材三十二召誥三十三洛誥三十四多士三十五無逸三十六君奭三十七多方三十八立政三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四十罔命四十一王鳴盛曰罔當為畢字之訛也費誓四十二呂刑四十三文侯之命四十四秦誓四十五書序四十

六成帝河平中劉歆字子駿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欲建立左氏

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宮哀帝令歆與博士講

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書載漢書楚元王傳

及文自伏生傳二十九篇後學者分為三家曰歐陽氏曰大夏

侯曰小夏侯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尚書惟有歐陽孝宣

世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諸書立學事見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古文得

立蓋劉歆之力也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亡武成事見今武成孔穎達疏引鄭注

永嘉喪亂晉懷帝時眾家之書並亡書亡事見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又有百兩篇

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即伏生所傳者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

書序為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古文者霸以能

為百兩徵令中書校之非是漢書儒林傳注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經典釋文曰劉向校之

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

勸上存之後並謀反乃黜其書百兩事見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壁中古文既

出雖未立學而傳者甚眾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

亦從安國問故遷作史記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

多古文說王鳴盛曰遷書所載如湯誥太誓皆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後漢書儒林傳

曰朝授膠東庸生授清河胡常授號徐敖教授王璜古文傳授

塗暉暉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古文傳授

漢書儒林傳東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

暉逵傳父業與班固並校秘書賈逵事見後漢書本傳杜林字伯山扶風

茂林人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王鳴盛曰漆書即科斗

簡漆黏畫不能行故常寶愛之以示東海衛宏濟南徐巡曰林

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杜林事見後漢書本

傳林既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

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鄭元字衛

宏從林受古文為作訓旨其時傳古文者又有尹敏蓋豫周防

丁鴻楊倫諸人事見後漢書儒林傳古文似有兩本一為孔安國壁中書一

爲杜林西州所得漆書然晉書束皙傳謂漆書皆科斗字而鄭康成書贊言壁中皆科斗書則杜林所得卽是安國之壁中書無疑考其傳授安國授都尉朝朝授庸譚譚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塗暉暉授賈逵父徽逵傳父業又爲杜林漆書古文作訓馬融鄭元傳注相繼而作皆孔安國壁中之書也壁中書雖云古文然伏生所傳之今文三十四篇亦在其中古文可該今文而今文則惟三十四篇而已但今古同有之三十四篇其字句篇章亦不能無異如盤庚優賢揚歷夏侯等以爲心腹腎腸君奭割申勸甯王之德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是以言尚書者仍有今文古文之分古文於平帝及王莽之類

時立學莽敗遂廢東漢立學惟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今文

東漢立三家事見隋書經籍志而古文則杜林賈逵衛宏馬融鄭元諸儒相傳

雖盛究未立學故馬鄭傳注惟施於與今文同有之三十四篇

而增多之二十四篇不爲傳注謂之逸書以其藏在秘府不立

學官王鳴盛曰後漢儒林傳及荀悅漢紀皆言安國古文未得立非利祿之路不合時務故

也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永嘉之亂二句本隋書經籍志洛都

覆沒靡存子遺二句本唐書經籍志又以不立學之故傳者漸少而馬鄭

三十四篇之傳注亦就衰微先是三國魏時東海王肅字子雍善

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合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王肅事見三國

志王朗傳其注左傳哀六年所引夏書亂其紀綱為太康時與前儒不同解書不同事見春秋左傳正義孔穎達疏晉世祖時皇甫謐字士安作帝王世紀

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云云乃自漢至晉四五百年人所未見者皇甫謐引湯誥事見商書湯誥序孔穎達疏及晉氏渡江元帝時豫章內使

梅賾始得古文尚書并孔安國傳奏上之梅賾上書事見尚書正義卷首孔穎達疏

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據孔穎達疏引晉書言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

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今晉書鄭

冲皇甫謐傳並不言傳古文尚書事王鳴盛曰穎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書而其

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

分為舜典以續之學徒遂盛晉末范甯為解梅賾古文事齊明見經典釋文

帝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

大觚頭買得上之篇首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

字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傳序但言舜典合於堯典益稷

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惟四篇耳今云五篇蓋兼太誓三篇合為一而言也皆文相承

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值方

與有罪遂不行用至隋高祖開皇二年購募遺典始得之姚方興獻

書事見尚書正義卷首疏於是協于帝之下更有濬哲文明温

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梅賾所上之書號為孔氏

壁中古文謂其傳乃孔安國所作并有序一篇序得書作傳之
由唐孔穎達為之疏其經文即今所用之本也書本百篇孔安
國壁中所得可讀者惟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所
得之五十八篇除伏生舊傳三十四篇外多得二十四篇其目
即孔穎達疏中所述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
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
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
旅獒二十三周命二十四是也梅書未出時歷代相傳古文增
多者即此二十四篇以之合於伏生今文共為五十八篇自曰

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通為一篇名曰堯典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云

云在今舜典也中間無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而壁中所得別有舜

典一篇王鳴盛曰慎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也而孔安國真古

文與之合安國于堯典之外又別有舜典如論語天之厯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

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並亡好事者別撰二十五篇即今本也東晉梅賾獻之遂行于世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為亡失舜

典以售其欺蓋既分慎徽以下為舜典而又亡失其傳亦自曰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亡二篇必不可合為一耳

若稽古皐陶至帝拜曰俞往欽哉通為一篇名曰皐陶謨亦是伏生

書如此孔壁古文與之合而壁中所得別有一篇名棄稷不名益稷其太誓

三篇伏生所傳已有之後又得於民間而孔壁復出與之相合

馬融以為文似淺露又言書傳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然雖致疑仍為作傳鄭康成亦注之其中白魚入舟火復于上流為烏之事漢人引用者不可枚舉則今文古文中本有是篇也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劉石憑陵京華覆沒諸書並亡而梅賾所上之孔傳古文尚書始出列于學官然書雖盛行猶闕舜典一篇取王肅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迨姚方輿造舜典一篇增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於慎徽五典之上時見黜于博士未行用也隋學士劉炫取而列之於篇則協于帝之下復增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

命以位十六字

劉炫事見史通

遂流傳至今矣

王鳴盛曰姚方輿偽撰舜典孔傳一篇并于篇首偽增十二字此則梅賾之所不及料也乃濬哲十六字并非方輿所有即炫所造耳此則又方輿之所不及料也

梅賾所上之書謂為孔氏古文者其經亦五十八篇而與馬鄭所傳不同馬鄭所傳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等十三篇而梅書無之梅書所有之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等十三篇而馬鄭所傳無之其不同者一馬鄭所傳別有舜典棄稷二篇梅書則割堯典之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割臯陶謨之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其不同者二馬鄭所傳別有太誓三篇在伏生今文三十四篇之內而不入之孔

壁古文二十四篇數中梅書則泰誓三篇併入孔壁數內爲古文二十五篇致伏生今文但有三十一篇而後分出舜典臯陶謨二篇以爲三十三篇合於今文二十五篇共足五十八篇之數其不同者三馬鄭所傳之武成建武之際已亡而梅書則有其不同者四至於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旅獒罔命八篇其目雖同而馬鄭所傳已與舜典汨作等篇亡於永嘉之亂梅賾之書並非其本梅書初出但行於江左隋時始傳河朔唐孔穎達作疏謂其書卽是孔壁所得之本而以馬鄭所傳爲張霸僞作蓋馬鄭與梅賾二書不同而同稱古文旣

取梅賾不得不黜馬鄭適有張霸僞書之事遂以馬鄭所傳當之也要之尚書共五十八篇伏生先傳二十四篇太誓三篇已在其內早立學官孔壁所得多於伏生者二十四篇立學未久而廢書藏秘府劉歆與父向領校秘書班固亦典其職皆親見之向作別錄歆作七略班固本之作藝文志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云爲五十七篇秘府所存與孔安國之授於都尉朝司馬遷者同此古文都尉朝遞傳至賈逵而杜林於西州得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後漢書賈逵傳言逵與班固並校秘書肅宗好古文逵數爲帝言古文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遂集為三卷是賈逵一人上承安國之嫡傳親見古文於秘府又因杜林之本而作訓可知杜林之本與秘府同而秘府之本固安國壁中所得而上之也馬鄭傳注用杜林賈逵之本可知即安國之本也若張霸之書劉向當時已斥其非豈肯載之別錄向既斥之歆豈取之班固因歆七略作藝文志不列霸書而於儒林傳既敘孔氏古文立學之後始敘張霸百兩篇則百兩篇之非孔氏古文顯然易見孔穎達乃謂梅賾所上為孔氏古文而馬鄭所傳為張霸偽書豈不謬哉閻若璩曰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汜作等二十四篇為張霸所

造不知張霸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今張霸書已不傳而見於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孔壁增多之二十四篇既亡梅賾所上之孔氏今馬鄭見邪經傳遂盛然三十四篇之馬鄭傳注猶與之并行隋唐一書經籍志所列之古文尚書十三卷即梅賾所上者也而馬鄭之注亦仍著錄至宋史藝文志始不著錄則其書已亡矣尚書百篇亡於秦火其得於伏生之口孔氏之壁者裁五十八而亡者四十二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而存者五十七永嘉之亂亡孔壁增多之二十三篇武成先亡故而存者三十四梅賾上孔氏經傳內別有泰誓二篇與馬鄭所傳之太誓並行唐孔穎達作疏

斥馬鄭所傳之太誓為偽後遂與馬鄭傳注並亡於是書之存者惟三十一篇馬鄭傳注既亡尚書獨有梅賾所上之孔氏古文經傳孔穎達疏人皆以為安國壁中所得之五十八篇即是此書矣或謂日本國有真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攜去者故歐陽修日本刀詩曰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蓋疑梅賾之書非真古文也及朱子辨其偽而宋元明以來培擊之者甚眾大意謂伏生所傳文辭古奧而梅賾之書文從字順平緩卑弱如出一手且古籍相傳豈無遺脫而此書於

傳記所引書辭掇拾無遺

閻若璩曰昭十四年傳晉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傳記所

引尚書惟此一條作偽者竟未采入

斷非古文真本近世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

證朱彝尊作經義考攻之尤力而毛奇齡乃據隋書經籍志中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之語謂梅賾所上乃是孔傳而經文則本兩漢秘府所有初無少偽作古文尚書冤詞以辨之王鳴盛博考羣書采馬鄭王三家之注與孔傳孔疏比附作尚書後案三十卷一以鄭氏為宗而於諸儒所謂偽作之二十五篇則別為後辨附之大意謂史記前後漢書皆不言安國有傳恐安國當日壁中得書不過以今文讀之而已未嘗作傳梅賾所上

經傳同出一手偽作非王肅即皇甫謐所為真古文篇目鄭具

述之鄭所述篇目即穎達疏中所載分別亡逸亡是絕無逸則

藏在秘府不立學官作偽者因其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

空構造不得已祇就其有可摭摭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顧

其與鄭所述不合鄭所述壁中增多者乃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

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其目十六其篇二十四而梅賾所上乃是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

陳畢命君牙罔命其目十八其篇二十二與鄭不合也又貪太

誓文多易於剽襲傳記所引太誓甚多皆經掇拾別撰三篇而於伏書內去其

太誓真書五十八篇偽書亦五十八篇而真書乃三十四與二

十四為五十八三十四者伏生所傳二十四者孔壁增多偽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

為五十八三十三者於伏書內去太誓三篇又分出舜典益稷二篇也二十五者所謂古文之篇數也似合

而實不合也王氏所辨甚詳茲撮其大旨著之以便觀覽云

趙士麟北征頌

臣稽古堯典之贊帝堯曰帝德廣運舜典之贊舜曰七旬有苗

格自古迄今兼之者難矣

皇上御極三十有五年天覆地涵海宇甯謐計正朔之所頒聲教之

所暨西靜流沙東偃蟠木南界朱垠北連幽谷以是戴白之叟

垂髫之童優游至化皞皞熙熙誰肯自棄於生成惟是厄魯特

真繫

八之十五

藝文

矣

噶爾丹者喇嘛奴子豺狼成性假佛言以惑衆託鬼道以撼人
蔑棄本根傷殘骨肉自恃險遠蠶食鄰封吞弱并寡志驕意盈
已越二十有餘載矣於是怨氣塞天款關叩塞者日至願乞一
旅之師以殪之而

溫諭再四欲其並生並育於日月照臨之下猶自昏迷若罔聞知
乃進羣臣而告曰惟

皇天眷佑我國家俾克君臨萬方爾萬方有衆罔敢有越厥志

朕猶夙夜祗懼若將隕於深淵惟恐一夫不獲以忝

祖宗彝憲商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蠢茲噶

爾丹頑梗不恭始猶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迺凶德無厭自
取殄滅此天亡之時

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尚其戮力弼予一
人以成厥勳羣臣咸曰小醜陸梁何代無之

臨雍命將猶捲秋籜而踐春冰也其敢煩

六龍之遠駕爲

帝曰吁封豕長蛇長此安窮四海之內有一物不得其所則王者恥
之且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

予其親帥六師恭行

天罰敢用吉玉宣璧昭告於

上天神后

宗廟陵寢暨名山大川之神時文武臣工咸待

命於旌門之次

天子曰咨爾費揚古嘉乃丕績紀於太常命爾為撫遠大將軍西路諸兵汝其統之爾甯夏將軍舒書爾西安將軍博濟夙嫻智略為國爪牙其佐而翼之咨爾孫思克勇冠三軍深入敢戰汝副費揚古以往殲厥渠魁使無滋蔓為屬國憂咨爾奉天將軍綽克圖爾黑龍江將軍薩布蘇爾甯古塔將軍佟寶世篤忠貞各

有成績東路諸兵一以委之爾等尚一乃心力功懋懋哉時維仲春日在丙辰和風應律積雪初融人懷急公之心眾識從王之義輓輸連軫於道途旌旗錯雜於山谷民之望師如望歲焉師之所過如時雨焉一時外藩君長率其部曲以

朝於行在者先後絡繹不絕於道觀軍容之盛被

宴賜之恩莫不稽首再拜而雨雪之陰化為陽和其瑞一野草先萌牧養蕃息其瑞二掘地及泉泉甘而冽人馬資之其瑞三際此三瑞懷德畏威咸以今日得睹

聖天子之輿衛為幸且見

皇上師行則頻惜馬力間釋轡步行其頌一師止則周視營壘法令嚴明其頌二而又曰

御一餐與士卒共甘苦其頌三時給衣甲廩馬以壯折衝其頌四時賚牲畜以饗將士其頌五或撤

御饌令會食以示優勞其頌六諸部王汗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恩禮褒加錫予尤渥其頌七至於龍韜豹略秉自

帝謨鳥翼蛇行都依

上法料敵制勝之奇進退疾徐之方悉聽

命焉其頌八又戒之以戮降申之以輕敵諭之以赦過宥罪其頌

九若夫敬

天勤民頻祀山川風雨之神以迓天和遂有泉湧草茁雨霽之應其頌十以此三瑞兼茲十頌殆

天生聖哲爲億兆生民之主旄麾所向悉臣承心庭者非耶更兼堯舜之德繼二典之光所謂文武神聖者非耶五月丙辰朔我師遂抵拖林而賊未知猶在黑盧倫河於是兼程而進彼自謂窮荒之地

王師必不能至况

九重至尊遠臨朔漠尤所不信孰知百萬之師竟從天而降於是挈

家遠遁將自竄於巴顏烏喇之地以息游魂越三日戊午西路
兩軍於昭木多直遇其前出其不意全軍皆覆乃棄妻子老弱
器械牛羊倉卒散去我師追奔逐北歡聲若雷而醜已救死扶
傷之不暇矣

上命馬思哈由巴嶺烏蘭亟追之務盡根株

特授爲平北大將軍凱旋是役也不費民財不勞

內帑計程三千里歷時八十日陣斬三千餘級生擒數百人皆由
皇上智勇天錫

廟算先有成謀故諸臣効力一戰而功成自此沙漠塵清邊方孔

信爲史冊所稀載詩書所未聞雖黃帝之破涿鹿高宗之伐鬼
方詎能比其功烈哉臣職司銓衡未曾躬歷行間聞饒歌而色
動觀露布以神飛敬撰北征頌以

獻擬附於白狼朱鷺之後焉其辭曰

天眷有德實爲

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

御極之初三方僭亂以次征討咸資

廟算自茲而往大定永清禮樂教化天下文明惟噶爾丹昏迷不恭
恃厥險遠侵我附庸

聖諭煌煌同歸於好奈爾陸梁自干

天討下

詔親征誓師選將匪日勤遠欲安邊壤爰

勅有司各供乃事時維仲春待於郊次底醜之罪告於

皇天馮牙駮路驅暴除殘

鸞軒爰邁虎旅式從滂滂雨雪化爲和風

上憫征人廢餐減膳出御旌門時加獎勵外藩之長率屬來迎

黃鉞白旄

天子之尊勞以金錢給以幣帛遠人歌舞或頌

聖德丞徒濟濟旂旆央央百靈默贊草細泉香蠢爾潛逃逃於烏喇

自幸遙遙根株不拔仲夏之朔師抵拖林厲兵秣馬分路前擒

狼奔鼠竄將匿西隅忽遇一帥直搗其虛棄爾妻孥舍爾畜牧

轉徙流亡終歸顯戮於惟

皇心寬仁愷悌凡厥脅從皆吾赤子特宣

勅旨勿染戈矛給之衣食以息以遊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禩代式之惟

皇惻隱降則釋之春風翔洽疇能蔽之惟

皇明斷先機立決洞見萬里一髮不隔惟

皇智勇宅靈孕奇仁育義正神運天施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
朝孰敢肆孽前此之戰以誅逆臣今此之戰以安遠人前此之
師遙遵

方略今此之師親授

籌畫荒陲臣服我

皇之恩中夏康乂我

皇之仁對越

郊壇昭告

宗廟大小臣鄰論功以報

恩綸誕布肆赦蠲征普天率土歌詠昇平遐邇順軌神功懋烈炳耀
鏗鉤與天無極與天無極播於樂篇兆民攸賴

天子萬年

趙士麟與蘇撫宋牧仲書

企仰清風延望霖雨匪伊一日矣謹以膚見遙佐高深竊江浙
之區莫急於水利旱與澇皆荒而尤莫急於旱蓋澇則江浙雖
饑而全楚之粟順流千里不二旬遍達吳越旱則數千里之內
皆資擔負所及者幾何故莫急於旱也僕往者承乏江浙遠考
史籍近訪輿言每惟河道之通塞即係生民之休戚在浙則石

門一帶在江南則京口丹陽一帶年年苦涸漕運病之至京口
丹陽數十里間外藉江湖消長居半內奢長蕩湖開家湖練湖
諸洩而閘壩久廢餘流涓滴源源帶水浹月不雨卽民舟常苦
艱塞每歲隆冬輒興役開濬以通漕艘擊水挑土昏曉不息墮
指潰踵恆有僵仆而死者不一勞不永逸屢欲具題大爲開浚
而相時待力顧此失彼耿耿至今天界仁人覆臨茲土彼蒼冥
冥實留以有待矣頃凡自吳越來者極言江浙亢旱之狀已踰
三月卽杭嘉蘇湖幾不通舟楫甚至有傳洞庭山以南亦可徒
步者不勝駭異情關舊治中夜轉展唯有一策可以少濟此五

六郡望歲之饑民想足下亦必有同心也念旱旣太甚則米必
湧貴米旣湧貴而外江之米不至則愈貴今卽移咨各省招來
米商而京口丹陽河道已成陸地米艘何自而入愚以爲今插
秧已失時農民十室九流糊口四方趁此時將京口丹陽一帶
數十里河路大興工役開浚深廣其利有四一開河路以來米
商也一通民船以便貿遷也一興大工以救饑民也一免冬役
以恤祁寒暑雨此一帶河道約長三十餘里開深一丈二三尺
合蘇松常鎮四郡之指紳巨室富商大賈委曲勸輸措資或亦
不難遙念足下仁心妙畫其已見之施行者亦旣載之口碑播

海豐

之

國門此救荒之澤當更必有出於尋常意見之外者不揣鄙陋遠獻其芻蕘幾備高明之一採也

[Faded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